

財氣酒色

中國小說



巴蜀書社

目 录

掘新坑怪鬼成财主	(1)
朝奉郎挥金倡霸	(20)
倒运汉运转洞庭红	(37)
张昌伯厚德免奇冤	(57)
延亲脉孝女藏儿	(74)
滕知县鬼断家产	(91)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110)
冉化之苦心化赌婿	(125)
百和坊将无作有	(142)
鬼输钱活人还赌债	(158)
潘富翁贪色破大财	(178)
吝啬鬼中计买虚花	(196)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213)
赫大卿遗恨鸳鸯带	(229)
徐茶酒贪色害新娘	(245)

掘新坑慳鬼成财主

潮州乌程县（今浙江吴兴）义乡村中有个穆太公，号栖梧，年纪五十多岁，村民都称他为“新坑穆家”。义乡村位于山凹底下，那些山地的庄稼，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那里离城偏远，没有水路可以运输粪肥，人们只得在附近村庄拾些残留下来的人粪，因此，粪便反倒比金子还值钱了。穆太公想了一个生财之道：“我在城中见路边都有粪坑，我们村中就没有，可惜把那些宝贝东西都到处抛洒。我现在来做这个生意，倒比做其他生意要好。”于是，他请来瓦匠，把门前的三间屋子挖成三个大坑，每个坑都用小墙隔断，墙上粉刷了，又到城中亲戚家中，要了无数的诗画，贴在粪屋墙壁上。

穆太公又请来镇上的教书先生，要他题个匾额。这先生坐在酒桌上，将城里城外的殿堂名称想了个遍，半天都想不出一个字来。忽然心中来了灵感，得意地说道：“酒先停下，待学生题过匾额再吃个尽兴。”穆太公连忙研磨起臭墨，那先生将笔头在嘴中咬了咬，蘸上浓墨，兢兢业业地写完三个

字“齿爵堂”。太公要他解释一番，这先生本来就是从城中徐尚书牌坊上抄来的，哪里解说得清楚？只得应道：“‘齿爵’这两个字极为切题，极为吉利，其中还有个典故在里面，容我以后再说吧！”于是酒也不吃，便出门去了。

穆太公心中反而过意不去，准备了两盒礼品到学馆中来道谢。先生说：“太公也多心了，怎么又破费钱财？”太公说：“我还有事要借重先生呢！”忙从袖子中取出百来张红纸来。先生说：“是要写门联吗？”太公说：“不是。只因家中起了三间粪屋，怕大家不晓得，想贴些告示出来，烦请先生这样写吧：‘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两个时辰过去，红纸条都写完了。

太公将这一百来张告示贴在村子的各处，果然那些老老小小，都来欣赏“新坑”。就是不解大便的，小便也要去一趟。况且乡村人最爱贪图小便宜，以前从来是揩不干净的，用惯了稻草瓦片，一刮了事。这时见太公备有现成的草纸，怎能不动心？还有的人在新坑解了大便，屁股也不揩，得了那张草纸带回家去。再加上墙壁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诗歌、画卷，最惹人观看，蹲一次厕所，就像观看了一番景致。不要说别的，只是那三间粪屋，粉刷得像雪洞一样，比起乡下人的卧室还要洁白。还有那些蓬头大脚的乡下婆娘，来问有没有女厕所。于是太公另外又盖了一间屋子，挖了一个坑，专门供女人解使用，谁知女人来得比男人还多。

太公每天五更起床，给来人发草纸，就连吃饭的功夫都

没有了。到了晚上，他将粪屋锁了起来，担心别人来偷粪卖钱。一时之间，种田的庄户人家都到他家来买粪，还有的人送来柴、米、油，兑换粪肥。太公自从修起粪坑后，倒变成了富足的有钱人家。他本人省吃俭用，财富自然越积越多。

穆太公只有一个独生儿子，学名叫做文光，一直在学馆读书。穆文光十八岁时，太公为他娶了半山村崔题桥的女儿为媳妇。穆文光贪恋床上的恩爱，再也不愿去读书。太公见儿子渐渐变得黄皮寡瘦，不像个人样，晓得是儿子贪色，又不便明说，于是将媳妇叫在一边，悄悄吩咐道：“媳妇啊，我娶你进门，一来为照管家务，二来想要生个孙子。你却年轻，不知道利害，只图关上房门快活。你看我这儿子，近来脸上血气都没有了，从早到晚，要打上千个呵欠。你也该将就放松一些，如有个三长两短，就分明是断送我的老命了！”媳妇听得面红耳赤，只得低着头说道：“公公说的话，媳妇也知道，只是媳妇也做不得主。除非公公把我们两人分作两处睡，这样才好办。”

穆太公见媳妇的话说得也有道理，便不做声，晚上将儿子叫进房中，说道：“我已经年老了，睡到半夜，脚后便是冰冷的，两腿都不敢伸直。你今晚要来陪我睡。”文光先是三番五次地推托，后来见太公生气了，只得脱了衣服，先钻到床上去了。太公气生够了，也上床睡去。睡到半夜，感到有冷风吹进来，他怕冷坏了儿子，伸手为儿子压被角，哪知道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太公连忙坐了起来，床里床外，四处

摸了摸，但房内乌天黑地，看不到一丝踪迹。太公爱惜灯油，没到黄昏便上床睡了，家中又从来都不打灯笼，自然找不到儿子。

太公没有找到儿子，放心不下，便披着衣服，磕磕绊绊地走到媳妇的房门前，问道：“媳妇，文光可到你房里来了？”谁知文光与媳妇已经舞狮子一样地快乐过一遍了，听见太公的叫声，文光慌了手脚，叫媳妇说他没有来过。太公依旧扶着墙壁摸了回来，抱怨了自己一番：“还是我这老奴才的不是，任他小两口儿睡在一处也好了，偏偏要强迫他俩分开干什么哟？”

等到天亮，太公拿了一摞草纸，走去开门，才发现里里外外的门，都有人替他先开了。太公慌成一团，大声叫道：“这些门是哪个开的？难道是有贼躲在家中吗？”他先不回来查点箱子，而是直接走到粪屋边，看有没有人偷了粪便去。见粪屋的门还锁着，心中的千斤重担才放了下来。正想要回房再查问一下，哪知那些上厕所的男男女女，就像点卯一样，鱼贯而入，不断地走进粪屋，都抢着要草纸。太公着急地说：“你们这些人，本来是斯文生意，何苦要动手动脚的？”众人嚷道：“我们辛辛苦苦吃了自己的饭，天一亮就跑到你这里来生产‘宝贝’，你这老头子还不知道感激我们，难道我们都是你家的子孙，白白替你家挣家产的？将来大家凑个份子，挖他一百来个公共厕所，不怕你一人独吞了好处去！”

穆太公听他们说有理，只得赔起笑脸道：“各位兄弟何必生气呢？我这小老头的一张臭口，只当是放屁。你们分明是我的施主，如果断绝了，会活活饿死我这个有胡子的和尚了。”众人见他说得有趣，反而解嘲道：“太公既然要留住我们这些散漫的施主，也该准备一些便饭，以后便没有人敢来与你争夺了。”太公说：“今天就算了，改天再来为大家补元气如何？”众人一起大笑起来。太公暗自高兴道：“我偶然说错了一句话，险些断送了大好生意，幸亏篷脚收得快，才拿稳了主舵。”

只因太公开了供人解便的“铺子”，又撞着那些早起争抢头筹的乡下人挤进挤出，如是其他货物，还可賒账，惟有肚子上的这椿货物，一落下来就有十足的银子做了现成交易。于是，穆太公那寻找爱子的心情，被这爱财的念头代替，自然是财重人轻了。况且世人最重视的是养生，最关心的是解决温饱问题，这穆太公脸也不洗，口也不漱，从早到晚，忘寝废食，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当成个死灰枯木，饥寒都不放在心上，更不会享受美酒佳肴、绫罗绸缎。人既然不想养生，便把生命看得很轻，这种人如要他把儿子看得比钱还重，哪里可能呢？因此太公也就把找儿子的事忘了。

原来他那儿子怕瞒不过太公，悄悄开门出去，连夜跑到舅舅家中躲了起来。他的舅舅名叫金有方，是县上数一数二的到处混饭吃的无赖秀才。这人做事，或是诬陷财主，或是挑拨亲戚分家，或是以代人写状子来骗取银子，打纸牌也要

做手脚，抽老千，手段歹毒。圈套哄骗，无所不会。当年穆太公丧妻时，金有方却说妹子是饿死的，告了穆太公一状，先将穆家的东西抢了个精光，从此穆家便衰落了下来。幸好有新坑致富法宝，才重新起家，竟比以前的收益还好了几倍。金有方却因前事，和穆家继绝了往来。这时，他忽然听说外甥上门，也有些不好意思。

穆文光到了舅舅家后，舅母留他吃了早饭，对他说：“你舅舅在隔壁刘家打纸牌。”文光走进刘家，只见里面摆着三张桌子，都是斜放着的，桌子四周坐下的人，都手里拿着四寸长二寸宽的厚纸牌，牌上画着人物、铜钱、索子，每人面前又堆着金漆筹码，有长有短，旁边又坐了个人，手中拿着棋簍子，里面也装着筹码，实在好看。穆文光见到金有方，叫了声：“舅舅。”金有方回了个半礼，手中捏着牌，又和桌上的牌友争执起来。

穆文光见到这种好耍的事，心中痒了起来，坐在旁边问长问短，问得金有方焦躁不堪，筹码也输去大半，便说道：“你要学打牌，厅堂中有老师在那里开课，你去领教一番，自然就明白了，不必只管问我。”穆文光便去听了讲课，住在舅舅家中，学习打牌赌博之事。

穆太公还以为儿子躲到学堂中去了，到了晚上还没有回来，便有些着急，叫人到学堂去问，回话说他好几天都没有来了。太公的爱财之心才稍稍减轻了一些，爱子之心稍稍加重了一些，忙问媳妇道：“他难道是到崔亲家那里去了吗？”

媳妇说：“他原来是说过要走走。”太公说：“我也很久没有看见亲家了，明天顺便去找找儿子。只是放心不下那些新坑。媳妇，我今晚数三百张草纸给你，你明天交给种菜园的穆忠，叫他在粪屋门前散发。不过，我终究还是放心不下。你忙完了家务，就在门缝里瞧瞧，如果有剩下的草纸，不要被穆忠留下来了，收回来要紧。”媳妇说：“我从来没有到过外面，只怕不太方便。”太公道：“你不要太过于享福了。看那些村子里，多是大小女人在田里做活，男人反而吃闲饭，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太公将草纸交给了媳妇，第二天一早开了粪屋的锁，慢慢走了十余里路，便到了亲家崔题桥家。进了中堂，亲家母出来相见，讯问女儿和女婿的近况。太公听她的口气，知道儿子未在这里，便不听亲家母的苦留，硬是告辞出来，一路上高兴地想道：“我今天要是吃了他家里的东西，今后崔亲家到我家来，少不得也要还礼。如果次次款待，就是再大的家业也要被吃穷半边哩。还是我有主见，今天茶水都没有沾着，以后就是怠慢了亲家，难道还好说我没有还情？”

穆太公一边走，一边盘算。想起媳妇叫他顺便买盐，说是半山村的盐巴便宜。穆太公可从来没有把便宜的事放空过，便在半山村的路边店里把盐买了。他见店里用大片的荷叶来包盐巴，便又多要了一张荷叶。半路上肚子微微痛了起来，原来他昨天忍了一天没有吃饭，直到晚上锁了粪屋门才大吃了一顿，多吃了几碗，肚子自然消化不良。穆太公舍不

得把肚里的这些宝贝货物拉在路上，心想，别人的锦绣之物，还要用请帖请他上门来拉在自己的“聚宝盆”内，自己用本钱酿成的宝贝，难道反倒要别人来受用？但是，俗话说得好：屎尿胀死人。穆太公这一痛，直痛到小肚子底下，比起那妇女生小孩将要临近产门、醉汉吐酒时撞到喉咙里还要难受，这真是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

正在这关键时刻，那穆太公偏偏又想出了连汉朝名将韩信都想不出来的计策，宋代丞相王安石也做不出来的新法，急急地将那荷叶放在山涧处，自己便高耸尊臀，宣放宝屁，那大便就像那塌方的围田，决堤的河道，乘势一泻千里。他又拾起一块瓦片，塞住肛门口，从从容容地系上裤带，将那荷叶四周兜，取根稻草拴了个结实，提着便走。

正走着，远远便望见亲家崔题桥从对面走来。穆太公还是爱惜面子的，慌忙将荷叶包往山涧一丢，上前向亲家行了个礼。崔题桥要拉他回家去，穆太公坚持说已经走到半路，不肯再回去。二人告别后，太公后悔不已，想道：“我空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白白地将一包银子丢在了水中，连声音都没有响一下。其实，亲家又怎么会管我的荷叶里包的是什么呢？真是自己糊涂……”

穆太公出门后，媳妇崔氏便叫穆忠在门前发草纸。崔氏听从公公的命令，将身体隐在门后监督着穆忠，手中仍然做着针线活。忽然听见外面传来喧闹之声，像是有谁在和穆忠发生口角。原来，吵闹的是义乡村的一个无赖，姓谷，绰号

树皮，专门使刁打诈，为村中一霸，还要村中人称他为谷大官人，就连穆太公平时见到他，也有六分恭敬、三分畏惧、一分奉承哩。穆忠发草纸时，做出一副主人家的嘴脸。谷树皮领了“出恭牌”，走到新坑旁，见穆忠还在那里打官腔，心中的无名火便直从尾椎骨透到泥丸宫，指着穆忠骂道：“你这瞎了眼的狗奴才！见了我谷大官人还端坐不动。试问你家太公，他看我贵足走到你家贱地里来，远远地便要站了起来，口口声声地叫我官人，草纸也要多送几张，鞠躬尽瘁，非常小心。你这奴才，皮毛还没有长全，反倒要来作怪吗？”说罢，迎面打了穆忠一个耳光，揪过头发，就如饿鹰扑兔，打得穆忠完全不敢动弹。

崔氏见状，只得推开半扇门，劝道：“小人不懂事，你就饶恕他这一回吧！”谷树皮见是一位美貌的小娘子，便住了手，和她答话。崔氏见他的两个眼睛就像铜铃一样盯着自己，连忙头也不回，气喘喘地走向卧室，紧紧地关门。那谷树皮见到这位小娘子，早就将怒气消到爪哇国去了。又见崔氏不理他，正准备发作，却遇到穆太公进门了。太公问了问情况，假装打了穆忠几下，又向谷树皮赔了个不是。谷树皮打着得胜旗，敲着得胜鼓，得意洋洋地踱出门去了。

穆太公埋怨了穆忠一番，正要进屋埋怨媳妇，崔氏却低声下气地问道：“公公将盐巴买回来了吗？”太公这才想起，说道：“我为了劝架，将盐巴放在外面的柜台上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拿走？”慌忙走出去一看，荷叶包还在，便拿进来

递给媳妇，说道：“真是侥幸！还放在柜上，没人动过。煎豆腐就用这新盐吧，好让我尝一尝滋味。”崔氏刚打开荷叶包，那熏天的臭气扑鼻而来，她看了一眼便问：“公公去买盐巴，怎么买了稀酱回来呀？”太公听到这话，吓得脸都失了色，走近一看，不禁捶胸顿足地恨恨骂道：“是我这老奴才自己不小心！”他又怕一时眼睛花了，再端详了一次，越看越觉得心疼不已，将荷叶包往地上一掷。这时早走过一条黄狗，就像一千年没有吃过东西似的，摇头摆尾，啧啧咂咂，将那荷叶里的大便美美地吃了一顿。

太公气得目瞪口呆，爬在床上叹气不已，又不便说出真情，只好自我解嘲：“只认成是我在路上失落了银子，没有买到盐巴。”突然又后悔道：“我既然有心将荷叶包带回家来，便该将它倒在新坑中，为什么要让那黄狗享受了呢？真是颠三倒四，这样不会打算。难道今天不是吉利日子，本来就该要破财的！”这时，穆太公又痛恨起儿子不肖来了，使得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边金有方便盘问了外甥，才知道穆文光是躲避父亲的打骂，偷偷溜进城的。正好遇到个相好的赌友，名叫苗舜格，金有方便托他将外甥送回义乡村。文光却不想回去，心中想着赌牌的事。后来又想到赌牌要钱，且先回家骗了父亲的钱再来，于是才同意跟苗舜格回去。苗舜格带着文光到达村子，只见穆太公坐在新坑门前，众人都拥着他要草纸。苗、穆二人行礼完毕，穆太公道：“你这小畜生，这几天躲到哪

里去了？”苗舜格道：“令郎去探望舅舅，不必责备他。他舅舅怕宅上找寻，特地要小弟送回。”太公只得留苗舜格坐下，叫媳妇准备饭菜。

苗舜格心想：“他家难道没有厅堂，怎会请我坐在这里？”只见旁边的门上横着斋匾“齿爵堂”三个大字，门外的人拿着草纸进去，门里的人系着裤带出来，他走过去一望，原来是个厕所，不禁暗笑了一会儿，仍然坐下。但是那抵不住的臭味袅袅不散，苗舜格吃着饭，觉得饭里菜中都是这味道，勉强吃了几口充饥，又哇地一口，全都吐了出来。这穆太公因要管理新坑，只得在齿爵堂前请客，将粪屋当成了茶厅，只是穆太公习惯成自然，闻不出香臭来。就像那些驶粪船的人，吃喝睡眠，朝夕不离粪船，还唱着山歌快乐不已；那些挑粪的，每天替人家妇女洗马桶，再不会有半点厌恶，只恨那马桶里黄金太少。这都是因为他们日夜熏陶，与这味道融合在一起了，因而便忘了粪便本身的味道，鼻子上反而觉得一刻也少不得这粪渣香了。可怜那苗舜格险些将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穆太公急忙将他送出门去。

穆文光本来是想学打牌，但口头上却对太公说要进城拜个良师读书，并说在舅舅家吃住。太公虽然不想和金家来往，但见儿子说得有理，便叫穆忠为儿子挑了书箱行李，进城去了。文光到了舅舅家，却不说读书二字，每天跟着舅舅学习纸牌技巧。他又拜了一位姓刘的牌师，绰号“赛桑门”，牌师要他精读《龙犹十三经》，实际上是十三篇打牌诀窍。

同学们都埋怨老师收了“粪门生”，文光不予理睬，把牌经读得烂熟。赛桑门见他生性聪明，便将《龙犹十三经》一段一段地详细讲解给他听。赛桑门说：“我看你有志向，可以将心法传授给你。只是洗牌时要干净利索，分牌时要敏捷不出差错，出牌时千变万化，打牌时考虑有方，留牌时审时度势。先要在场中袖手旁观，然后亲自上场磨练，自然会一鸣惊人。切切不可见异思迁，半途而废啊！”文光再三拜谢师傅的教诲。

县城中的牌桌上，也有几个高手，便是绰号“吊太监”的徐公子，绰号“吊判官”的冯百户，绰号“吊鬼”的刘小四，绰号“吊花子”的苗舜格。但是，这天苗舜格等人输给了师叔飞天夜叉，当时穆文光在旁边观看，苗舜格便和其他三人商量诈骗穆家新坑的钱财，并将金有方拉了进来。

这天，穆太公好端端地坐在家中，忽然看见一拨无赖的痞子蜂拥而来，威胁道：“太公，你得罪了谷大官人，他已经挖了官坑，说要你的媳妇陪他睡一晚上，才肯罢休。”太公气得大叫一声，跌倒在地，众人见状，慌忙跑了。崔氏急忙将公公扶进房中，太公从此生病，几天都下不了床。穆文光匆匆赶回义乡村，见父亲话都说不出来，像是中风的样子，看着他只是掉眼泪，文光心中如万箭钻心，问起媳妇，也不知道生病的原因。于是，文光到了黄昏时分，与穆忠带着祭品，来到土地庙祭祝祷告。忽见一人走了进来，大声说道：“祭神不如祭我！”穆忠见是谷树皮，吓得拉着文光飞快

地跑了出来。穆文光道：“他不过是个恶霸，难道还是吃人的老虎？何必怕他呢？”说罢，不听穆忠劝阻，又来到土地庙，只见谷树皮将他们的祭品吃了个一干二净，大踏步地走出庙子。

文光悄悄跟在后面，不一会儿，便听到谷树皮的叫喊声。文光大着胆子走上去看，原来那里正是谷树皮掘来与穆家作对的“官坑”。那谷树皮不知怎的，跌在了坑里，东爬西爬，再也爬不起来了。穆文光得意地说道：“你这种恶人，土地神也不怕，竟敢将祭品吃光，这时人粪味也叫你尝个够！”谷树皮哀求道：“神道爷爷，饶了我的命吧！”文光说：“你还想活命？让我替地方除一个大害！”说罢，搬起一块大石头，将谷树皮砸得脑浆迸流，死于粪坑中。

穆文光满心欢喜地跑回家来，拍着手向太公报了喜讯，太公高兴得哈哈大笑，病也好了，全家欢喜不尽。一天，太公在门前叹道：“自从谷树皮挖了官坑，我家的生意便一天不如一天，命运不济啊！”这时，只见两个身穿青衣的公差走进门来，先去摘下“齿爵堂”的匾额，用铁索往太公颈上一套，拉着便走。原来城中牌桌上的无赖徐公子告了官，说穆家僭用徐尚书牌坊上的“齿爵堂”三字。

穆文光哭着来到舅舅家，只见金有方与苗舜格坐在一起，文光说了父亲被拘捕的事。金有方便要苗舜格向徐公说说情。苗舜格假装出去一会儿，回来说道：“老徐很难说话，他的状子告得正大，这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拼着屁股与他

打官司，二是拿出银子与他私了。”金有方说：“我那妹夫未必舍得花银子，只好拼着屁股打官司算了。”文光连忙说：“舅舅说的哪里话？银子是挣得来的，父母的身体却是损伤不得的。”苗舜格道：“即使要花银子，也要通知你的父亲。”

原来，公差都是与苗、徐串通好了的，将太公故意锁在柱上，文光见状，与父亲抱头大哭。金有方假装生气道：“谁不晓得这是我老金的亲戚，你们竟然这样放肆！”公差连连赔礼，将铁索解下，穆太公就像从地狱升到天堂一样，对金有方感激不尽。金有方说：“你不要谢我，快去央求苗兄要紧，他和徐公子交道很深。”苗舜格说：“老丈这个匾是谁题的？徐公子说‘齿爵’牌坊原是皇上赐造的，如今僭用圣旨，又污秽了徐氏的祖先，这罪过非同小可！”金有方说：“苗兄你不要说这么多吓人的话，只想个解救法子吧！”苗舜格说：“要解脱这事，必须花费上千两银子，况且徐家故旧又多，官官相护，令太公少不得破财受苦。”金有方说：“千两银子可能太多了一点，依我的看法，用五百两银子送徐公子，一百两银子送县府撤销状子，太少也是不行的。”穆太公说：“把我锁在这里也无法凑钱，我必须回家，将田地家产卖了才行。”

回到家中，太公将平时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六百两银子，拿出来交给儿子，叫他托舅舅将官司收拾干净。穆文光私下藏了一百两银子，想靠它做本钱，将送给徐公子的几百两赢回来。他将五百两交给舅舅说：“我爹爹说是手头拮据，

只凑得五百两，千万请舅舅帮忙。”金有方便和苗舜格各自分了一百两，徐公子得了三百两，拿了帖子去撤销案子。穆文光见官司已经了结，心中欢喜不尽，便带着一百两银子，请师叔飞天夜叉为他安排赌局。只见徐公子、苗舜格、冯百户先就到场，穆文光聪明已极，玩出了无数的花样，将三家筹码一卷而空。结果徐公子输了一百五十两，苗舜格所得的一百两银子仍然送还穆文光。飞天夜叉见穆文光赢得较多，忙在桌下踢了他几脚，要他息手。文光收了徐、苗两人的银子，对飞天夜叉谢道：“那位冯爷欠的钱，都送给师叔吧！”说罢，跑下楼去。徐、苗二人面面相觑，心中叫苦不叠。

金有方听说外甥赢了两百多两银子，想将银子骗入手中，要外甥将银子放在他身边。正在这时，穆忠前来问情况，穆文光便凑成三百两银子，打成一包，让穆忠带回。金有方见文光不上当，心中又羞又怒。

当天晚上，苗舜格便撞了进来，说是徐公子想赢回来，一直将穆文光拉到牌馆中。徐公子输了钱，出言不逊，将穆家父子骂了一通。文光见他伤着父亲，不禁大怒，披头散发地跑了出去，其他几人继续玩牌。不一会儿，忽见徐公子哎哟一声，满身鲜血地蹲在地上，人人都惊叫起来。文光走了出来叫道：“杀死这奴才，我来偿命！你们不要慌！”徐家报了案，赶来一伙公差，将他锁往县衙门。

知县问道：“你黑夜持刀杀人，难道不怕王法吗？”穆文光说：“学生只为报仇心切，不得不这样。”知县问徐家的人